

字字血中熬煉

(本文插圖刊第9、73頁)

吳延環傳奇

● 彭 歌 (名作家、前香港時報董事長)

那「裏邊」去的守護神

那年我十七歲，也許是十八歲，記不太清楚了，總之是足以為可以「橫行天下」的年齡，不知道甚麼叫作「怕」。

但是，當時的環境，卻又不能不叫人駭怕——那是在七七事變好幾年之後，珍珠港事件剛剛爆發未久，日本人統治之下的北平城。

為甚麼覺得可怕？因為日本軍閥的爪牙——各種名目的軍人、憲兵、特務以及漢奸狗腿子，隨時都在抓人、打人、殺人。亡國奴的命運不如豬狗。中國雖然還沒有亡，但淪陷區老百姓的命運，比豬狗好得有限。

年輕的一代，特別是學生們，有很多人從淪陷區出走，到大後方去，也就是由國民政府治理之下的廣大自由地區——學生們流行的說法是：「到裏邊去」。「裏邊」代表著萬里迢迢以外的內地，代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抗戰中國。

那時我在北平讀高中。輔仁大學以及附屬中學的師生，不時有被日本憲兵押起來的；耳語相傳，消息傳得還是相當迅速。有的人為了躲避敵

人追捕而遠走，也有的人是由於想要出走而被敵人盯住。

因此，「走」成了的人，事前絕對機密，無人知曉；到達「裏邊」之後，即使能够輾轉來信，竹報平安，往往也是一年半載以後的事。至於沿途種種詳情，誰也不願多講。有意振翅高飛的人，最大的困難就是得不到可靠的資訊，不知道如何走法才對、才安全。

我當時便面臨這種困境。雖然已有三數位好朋友共相策劃，也打聽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，但都不够妥切。打開「中華民國全圖」看一看，不要說是到重慶、昆明，就是過黃河到洛陽，轉西安，也還是太遙遠了。在兩軍對壘的情況下，不僅沒有飛機，就是火車、汽車、牛車也都沒有可以直接來往的。要怎樣才能够安全而迅速地到達「彼岸」？這真是急死人、愁死人的難題。

後來，終於得到了一點線索，「要能走得成，必須先找到海淀王先生。」

神秘人物重慶分子

海淀王先生究竟是何等人物？簡直沒有影兒

。到哪兒去找他呢？

海淀，是北平西郊，從西直門出城，說起來也沒有多遠。從前，燕京大學的校園就在那兒。未名湖風景依稀，街上有幾家小飯館，出名一道菜是小山東兒的過油肉。

除了大學，也有農家，因為是「天子腳下」的地段，農村也比其他地方齊整些，那王先生據說就住在海淀的某處村落裏。

照學生們之間傳言，海淀王先生簡直「神乎其神」。

據說，王先生年約三十啣嘴，不到四十歲，機敏多才，會說好幾國的外國話，「講起日本話來，連東洋鬼子都聽不出來他是中國人」。所以他能混進日本駐屯軍的司令部去。

有人說他有一身好武功，擅長外家拳術，精於劈刺；後來更說他有飛簞走壁的輕功、踏雪無痕的輕功，「是燕子李三的徒弟」。還有人說他練就金鐘罩、鐵布衫，「金剛不壞之身」，日本鬼子的槍子兒都傷不了他。

當然，他一定會騎馬、會開車、會游泳，懂得各種機械玩藝兒（他勢必得會運用秘密電臺）

因爲，他是活躍在淪陷區的抗日分子，日本人和漢奸稱之爲「重慶分子」，或者乾脆就說是「國民黨特務」。

有人說，這位王先生是重慶派來的「最高級的代表」，直接受命於蔣委員長。據說蔣委員長親自交代過他「要盡一切的力量，把淪陷區有志青年們接運到後方來。」

海淀王先生於是被大家形容爲「委座密使」、「地下欽差」。

因此，在傳聞之中，他是淪陷區裏國民黨的首腦、「七海蛟龍」。日本人和漢奸出了賞格要捉拿他，死活不論，黃金可以論斤秤，但是一直摸不着他的底細。

據說，他握有極大的「權柄」，他可以在北平開路條，就憑他交代的一句暗語，一個符號，青年人可以一路往南走，沿途自有人暗中照應，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」，海淀王先生打一聲招呼，等於是幾千里路上的「免票」，用不着憂心了。

祇要過了黃河，到了自由區，祇要說一聲，「我是海淀王先生保送來的。」就好了，要唸書有書唸，要從軍就有軍隊收留。

所以，我們就拚命要找到這位「集各種傳說和神奇故事於一身」的海淀王先生。爲了明顯的理由，海淀王先生當然不能住在海淀，否則日本人老早揪了他的窩。

我祇聽說，他常常化裝出沒在別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有時是以富商大賈的面目出現，聽歌

買醉，儼然大亨。有時他裝作跑單幫的小商人，有時裝扮勞工貧民，他也曾扮成大學教授、文化人，隨時與青年們接談。

據說，他最常走動的地點之中，包括北京圖書館和松坡圖書館。

我會到這兩個地方去等他。尋尋覓覓，等待着「有點像」的人，好上前去探聽。

北京圖書館比臺北市的中央圖書館佔地更廣，要找一個從來沒見過面，根本不認識、不知道是多是矮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松坡圖書館則精巧得多，在北海公園後面，地點比較偏僻。那是爲紀念革命先烈蔡錕（松坡）將軍而建，祇有幾間房屋，藏書有限，前往借閱圖書的人很少。我便躲在那兒等候，準備看到形跡相近者，便上去探探口氣，碰碰運氣。

我隔幾天去一次，有時上午，有時下午，但一直沒看到有任何一位「類似」海淀王先生的人。我後來悄然離開北平，問關萬里，到了大後方。行前不敢讓家人知曉，除了同行者外，也不會告知任何師友親朋。當時，心中最大的遺憾，就是在動身之前沒有找到海淀王先生。

變幻莫測渾身是胆

經過了無數驚險的周折困阻，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最後我總算到了重慶。我是五、六月間在西安參加政治大學的新生入學考試，九月間放榜，倖蒙錄取，才趕到重慶去報到入學。那年（民國三十四年）八月，日本已經投降。

到了重慶，由海棠溪到南岸，在小溫泉的政

大（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）報到。此後才逐漸聽到一些消息，說活躍在北平市上的「海淀王先生」，曾奉召回到重慶，代表淪陷區工作的「敵後同志」，參加一項極關重要的會議。會後他再度潛返北平，在路經山西省運城縣時，不幸被敵人逮捕。直到抗戰勝利之後才得重獲自由。

這位猶如神龍一般的王先生，原來就是民國七十九年自動退職的立法委員吳延環先生。

民國七十九年八十三歲的吳延環，河北宛平人，政治大學早期的校友先輩，是我的小同鄉鄉長、學長。他在民國十四年加入中國國民黨，那時我還沒有出生。他是中央日報的董事和專欄作家，我在報社服務期間，承他指教甚多。

儘管有這種種因素，使得我對吳先生特致敬佩並感到親切的，還是因爲他就是海淀王先生。吳先生並沒有金鐘罩、鐵布衫的工夫，不會飛簷走壁；但他生活簡樸，體魄康強，每天早晨下水游泳，是臺北市早泳會的會長，雖數九隆冬之際，照樣暢游不輟。每年農曆大年初一，電視上都會照出他和早泳朋友們悠然沉浮的鏡頭。他的泳姿不算高明，速度也不行，但是，以八旬長者天天下水，寒暑不斷，這就很不容易了。

在敵後歲月裏，他的確常常化裝易容，隱姓埋名，這都是爲了工作與安全上的必要。

他曾擔任某訓練單位的教育長，所以化名「焦玉章」。

又曾負責某機關的督導員，便化名爲「杜道元」。

在平津一帶，他假扮過銀行行員，穿著考究

，舉止闊綽。爲了搜取情報，他也假扮過日本人，穿和服，著木屐，在火車上旅行，應付敵僞的盤查，這一手最有效果。

他扮過農民，糧商，大棉襖，戴風帽，不但要熟悉糧價行情，大車上有糧食口袋，身邊還得有賬本，「幹一行，像一行」，不至於穿幫。

他扮過護路工人，戴鴨舌帽，短皮襖，牛鼻褲。他在長辛店組織工人抗日，那是中共的劉少奇蹲過點的地方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日本在華北搜捕「重慶分子」，一時風聲鶴唳，緊急萬分。北平一地被捕者二百餘人，包括文教界名教授英千里、董洗繁、張懷等多人，黨政界如郭中興、安輔廷以及各處聯絡站負責人，亦多被捕。吳先生得訊走避，逃到西郊寶珠寺，化裝爲和尚，戴圓頂僧帽，穿青布袈裟，黃邊雲頭布鞋，完全是出家人的打扮，潛伏避難，躲過敵人耳目。

可是，工作仍需推動，躲起來不是辦法，所以他設法取得僞軍的證件，穿上「新民會」的制服，假扮漢奸。

河北省濱臨渤海，一望無際的平原，又有北平、天津兩大都市，水陸交通發達，日軍以點線控制面，我方人員活動極爲危險。可是，吳委員縱橫敵後，猶如神龍之首見首不見尾。河北省一百三十多個縣，他那幾年會到過九十幾縣，聯繫同志，佈建據點，出龍潭，入虎穴，渾身是膽。

忠貞情懷滿腔熱血

當時工作的條件萬分艱苦，同志結合，任務

分配，都是靠了道義相交，血性感召，無名無利，但隨時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險。經費更是拮据，常常要無中生有，自求多福。

身爲組織的負責者，吳延環的處境隨時都在危險之中。那幾年間，他很少能在同一地點連著睡上兩天覺。

他所憑藉者，一是自己的滿腔熱血，忠勇情懷，不計個人的安危生死，甚麼事都敢承當；另一個條件則是同胞同志們對他的敬愛和信賴，大家願意以效死的心情，爲他掩護行藏，協助工作。

那幾年間，光是屬於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的同志，被日軍捉去壯烈殉難的，就有四百七十人。至於被關、被押以及下落不明的，猶不在內。

那年頭兒的黨員們祇有犧牲奮鬥，冒險犯難，沒有人想到過要作個甚麼官，選個甚麼委員代表，人人一口氣在，祇是要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活不成就死，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。事情就是這麼簡單。

許多人事後都說，吳延環能够不死，實在是叨天之幸。當時的境遇，等於是把腦袋瓜子吊在褲腰帶上。

地下報刊腰懸腦袋

他在敵人的眼皮底下，能作甚麼工作？

他幹甚麼就幹甚麼。他辦報、印書，他發展組織，訓練幹部，展開宣傳，發動民運，有聲有色，履險如夷。

吳延環寫過一本回憶錄，題目好像是「地下漫憶」，祇有一百五六十頁，但每一個字都是鐵血之中熬鍊出來，貨真價實的經驗談。那書市上少見，我約略記得一二情節。

譬如講到辦報，那絕不是今天這樣，一天出幾十張，花花綠綠的現代化報紙。

當時祇有四開一張的雙週刊，正面印的是紅色的觀音菩薩像以爲掩護，背面才是內容，也居然有：社論、要聞、中央對敵後組織的指示和命令、副刊。吳延環自己總其成，其下有兩位青年人編報寫稿，寫鋼版，印刷。

最難的是發行，由花甲高齡的李先生負責，化裝作賣舊貨的小販，到護國寺的曉市上把週刊混在舊報紙裏，等各處同志自取。由北平一站一站傳達到各縣黨部、縣直屬分部和重要細胞組織。儘管很簡陋，卻是當時最能深入基層的精神聯繫與工作指令。

地下報紙當然不能露出真面目，用的是最原始的化學隱形法。報紙印好之後，用小刷子蘸稀碘酒，一刷字跡就顯出來。再用茶水一刷，就又還原爲一張白紙。如此反覆隱現，刷六七次仍可看得清楚。

這樣的報紙，沒有廣告、發行那一套業務；惟一的業務就是在印出來之後，如何迅速而安全送交閱讀對象。每一個讀過的人，要儘力默誦內容要點，再用口頭耳語方式輾轉傳播。爲了安全的顧慮，報紙印的份數有限，發行對象選擇甚嚴，但因為有這地下傳播網的配合，乃可將重要的消息和指示，廣爲傳佈。

民國卅三年大檢舉期間，報紙無法在北平印行，一度潛藏在海淀去印。「海淀王先生」的招牌或許即由此而來。

這份簡陋無比的雙週刊，從民國卅一年三月一日創刊，直到卅四年九月抗戰勝利為止，斷斷續續印行了七十二期。中央宣傳部長王雪艇（世杰）先生特致褒獎，他說：「這是抗戰八年期間，在敵後出版為時最長，而又從未被破獲的地下報紙。」

至於出版書籍，也不比尋常。

北平的同志們從廣播和其他管道得知，蔣中正總裁爲了增強抗戰建國的精神力量，號召同志們要研讀幾種古今典籍。其中包括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、「禮運大同篇」、「三民主義」、「五權憲法」、「建國大綱」、「孫文學說」、「民權初步」、「實業計劃」和「地方自治開始實施行法」，一共十種，原文共約六十萬言。

十種之中，前三本是古典經書，一般知識低的民衆不容易懂；後七種則在淪陷區都是禁書，連原本都難找到，更不必說流傳研閱了。

吳延環認爲，總裁既然特別提示全黨同志，都要讀這些書，敵後同志更應遵照提示去讀才對。於是，他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，先把這十本書找齊，然後擷取精華，提要鉤玄，將全文精簡成六萬字，約當原的十分之一。然後想方設計，找到一家有關係的印刷廠；有一個徒弟要結婚，亟需錢用，於是就以很低廉的價錢，定了兩千本的合約。印好後再循著原有的網路，一一分發。以小觀大，就以這辦報印書兩件事來看，已

經這樣險阻重重，至於組織、訓練等等，更不必說了。

程序三讀每會必到

民國卅八年大陸局勢逆轉，吳延環以立委身分來臺共赴國難。他剛介清廉，有爲有守，忠心於立法工作，一直在程序委員會裏把關。一個標點、一個字都不肯輕忽。委員們戲稱他是「吳程序」或「吳三讀」。他每會必到，來甚早，去甚遲。不開會時就關在研究室裏看書寫作。

在他離開立法院一週之後，院會爲了一件案子相持不下，民進黨的林正杰發言，對程序委員有些不滿，他大聲問：「大家怎能這樣不認真？是不是我們該把退了職的吳延環委員請回來？」

正由於他纖介無私，自律甚嚴，生活平平淡淡，剛來臺北那幾年，河北平津來的鄉親有些是和他共過患難的部屬，有的是流亡失所的青年，他都盡力照顧，「我有甚麼吃，你們就吃甚麼。」

我們雖然都住在臺北，平日很少見面。有一陣子在一起早泳，天不亮就可以聽到他在水池邊哈哈大笑，聲震九天的聲音。我講笑話「當年不知您怎樣做地下工作的？就光衝著您這種獨一無二的大笑聲，日本人就可以找到您了。」

民國七十九年春，在電視上看到吳延環在發言，這次不是爲了程序問題，而是因爲立法院已經變成了打架院、罵街院，天天吵罵不休而幾乎不立法。吳延環說，爲了不肯尸位素餐，他決定自動退職，而且立即生效。一席話講話，穿著藍色長袍的身影，嚴肅地穿過大廳，走出了立

法院的大門。

許多委員含淚相送，許多民衆向他喝采，許多新聞界的人——包括很多平常喜歡折辱資深民代的青年人，也都向吳延環致欽服之意。看著他飄然遠行的身影，聽著他鏗鏘有節的言辭，我感到陣陣無名的悵惘，同時也覺得極大的安慰，不管怎麼說，這個人間還是有公道的。

我打電話去向他致敬，我個人認爲中央民代在服務四十年之後，的確應該儘速退職，其他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。吳延環委員說，他相信退職的事，會進行得很快。「但是，你們新聞界得督促著年輕的委員們，振奮精神，守分盡職，好好立法。天天這樣吵吵鬧鬧，不辦正事，國家怎麼得了？」

我應承下來，可是並非十分認真。忽然想到「海淀王先生」已經八十二歲了，當年在五龍亭和松坡圖書館，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找他的那個少年，如今也已有子孫了。我們各自隨緣盡分，替國家和衆人效力的地方，也都幹過了。至於以後——以後的事，讓以後的人去操心吧。（摘自河北天津文獻八十一年二月號）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